

谷长春 / 主编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萨大人传(下)

富育光 / 讲述 于 敏 / 记录整理

萨布素被清皇室任命为黑龙江将军后，励精图治，披荆斩棘，开发并治理北疆。这里既有“雅克萨之战”一类的战争场面，反映萨公的大智大勇；也有其率边民开疆拓土，建设黑龙江的动人传说。故事大起大落，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感动不已。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谷长春 / 主编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萨大人传(下)

富育光 / 讲述 于 敏 / 记录整理

萨布素被清皇室任命为黑龙江将军后,励精图治,披荆斩棘,开发并治理北疆。这里既有“雅克萨之战”一类的战争场面,反映萨公的大智大勇;也有其率边民开疆拓土,建设黑龙江的动人传说。故事大起大落,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感动不已。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大人传/富育光,于敏编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2

(满族说部/谷长春主编)

ISBN 978-7-206-05475-4

I. 萨… II. ①富…②于… III. 满族—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1725 号

萨大人传(上、下册)

丛书主编:谷长春

讲述者:富育光 整理者:于敏

责任编辑:邢万生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校对:门雄甲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46.75 字数:76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475-4

版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9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萨大人传》传承情况	001
------------------	-----

上 册

引 子	001
-----------	-----

第一章

有名望的家族	007
--------------	-----

第二章

虎崽，生在虎窝里	090
----------------	-----

第三章

鹰在飞翔	237
------------	-----

下 册

第三章

鹰在飞翔	345
------------	-----

第四章

鹰击万里	488
------------	-----

后 记	717
-----------	-----

抻着脖子往这边瞅呢。萨布素向他俩一摆手，二人立刻明白了，哇嘎把雪橇一赶，瓦礼枯一骗腿儿上了马，三人很快离开了盛京，直接往东走，奔清河源去了。

一路上，两个小伙伴儿不停地打听，萨布素只是简单地把情况向他俩说了说，二人听了很高兴。萨布素又道：“这回我心中有数了，郑亲王的庄园，是占了不少便宜才有现在这么大的。也确实像吴巴海爷爷、喀尔喀穆叔叔所说，庄园里的男女奴才多数是崇德庚辰年掳来的。那次被抓来的人，没给其他王爷分去多少，大多都集中在郑亲王庄园了。太宗皇帝在世的时候，就要处理这件事，准备对那些变为奴才的达斡尔人进行甄别，没什么大问题的，让他们返回原籍。可惜，还未来得及办呢，就晏驾了。现在就由我们来完成，替太宗皇太极甄别这个事儿，为北方索伦部的达斡尔人主持公道。我也想好了，一旦出了问题，也没关系，我萨布素敢做敢当！”哇嘎、瓦礼枯听萨布素这么一说，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点头。一个多时辰，三人回到了清河源原来藏雪橇的那个地儿，又将雪橇隐进了密林之中。

冬季的天很短，此刻，完全黑下来了，已近戌时。塔其妈妈星早从东边升起，七女星升入中天，鹰星也升起来了。朗朗高空，满天星斗，是个好天气，就是冷一些。萨布素说：“哇嘎哥哥，你还在这儿等着，不要往前走，注意观察动静。”哇嘎点头答应道：“好，放心吧。”萨布素和瓦礼枯骑上马，穿过树林，朝着同那个打更奴约好的南河沿儿野甸子奔去。走了不一会儿，便到了南河沿儿。往东一拐，果然看见在野甸子的中间，有一个破马架子。黑夜中，他俩悄悄儿地向跟前靠近。正像打更奴说的那样，马架子是地窖子式的。萨布素冲瓦礼枯小声儿说：“你在外面监视，我进里头看看。”二人跳下马，瓦礼枯把萨布素的缰绳接了过来，牵着两匹马钻到草甸子后边的树林里，手握腰刀，警惕地倾听着。听听有没有什么异常动静，看看是否有人在周围埋伏，生怕出点儿意外。静听了一会儿，啥动静也没有，只有寒鸦呱呱的叫声。萨布素从剑囊中抽出短剑，向地窖子轻手轻脚地一步步靠近。到了跟前，先围着地窖子转了一圈儿，未发现周围雪地上有脚印儿，说明这里没有埋伏。又见门前有一行新鲜的脚印儿，断定房里肯定有人。

我们前面讲过，地窖子都是一多半儿在地上，一多半儿在地下。里边镶木头，外边的墙是泥墁的，顶部盖着木头。坐北朝南，南边开门，进门那儿有一斜坡儿直到门口儿。这样的房子北方特别多，冬天很暖

和，防风又防雪。眼前的这个地窖子，不算太陈旧，也就三四年左右。萨布素下了斜坡儿，见门关着，刚想推门，一想不行，不知里边是否还有别人。冒蒙进去，一旦那个更奴使坏，带几个人在那儿等着抓我怎么办？不能不防啊！又脚步轻轻地上来了，到树林子里把瓦礼祐找出来，耳语了两句，瓦礼祐明白了。俩人一前一后地来到地窖子前，顺斜坡儿下到门口儿，萨布素将门突然哐当一声踢开了。一看，屋里挺乱，听出最里边有动静，便小声儿喊：“哎，你在不在？我给你送腰牌儿来了。”这时，有人回答了：“在，在，爷爷，我等你半天了。”说着，就往外出。

萨布素听到了回话声儿，影影绰绰地看到只有一个人往外走，但还是不能确定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于是，便和瓦礼祐手握兵刃，一边一个站在门口儿，心想：“凭我们的高超武艺，哪怕再有几个人，也全能堵住、撂倒，轻易不能让他们出来。”等了一会儿，只一个人出来了，没见其他人。又细细瞅瞅，此人穿的衣服和走路的样子以及听他回话儿的声音，正是早晨见过的那个更奴。萨布素上前将他的肩膀一抓，低声儿喝道：“不许出声儿！我问你，里边还有人没有？”更奴说：“哪有哇，没有，没有，就我自己。再说了，不敢告诉别人呀！爷爷，帮帮忙，求求你了，赶紧把那木牌儿还给我吧。这事儿要是露了馅儿，别说我的饭碗砸了，连小命也保不住哇！”边哀求边扑通一声跪下了。萨布素让他站起来，命令道：“你老实呆着，不许动。”又向瓦礼祐使了个眼色，瓦礼祐立即站到那人面前，看着他。萨布素回转身，一个箭步蹿进屋里，手握短剑绕了一圈儿，东捅一下，西划拉一下，认定确实没人。再一看，里边有铺炕，炕上铺了几张破皮子，地上有些木炭和吃完肉扔的一些骨头，便放心了。马上返身出来，告诉瓦礼祐守在外边，又对那个更奴说：“来吧，进屋！”打更奴乖乖地进去了，瓦礼祐仍手握腰刀在门口儿监视着。

更奴进屋以后，一再哀求：“爷爷，快点儿把木牌儿给我，让我走吧。”萨布素说：“急什么？还有话要问呢。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更奴回道：“噢，对，我是黑龙江那边的达斡尔人。庄园里被抓来的奴才，不少是我们乡里的。虽然有的不是同我一个噶珊的，但都是附近噶珊的同族人，这些男女全认识我。”又问：“那你咋这么没心肝呢，反倒替他们卖命？”更奴忙辩解道：“哎呀，爷爷说哪儿去了，咳，一言难尽哪！这事儿得慢慢告诉你，我是没脸见人呀。本来有个家，可是日子越

过越穷，也没心思干活儿了，琢磨着到外边或许好混些，连个招呼都没打便离开了家。出来以后，照样没吃没喝，一点儿不比在家强。没招儿了，只好干那偷鸡摸狗的勾当。这事儿常干哪行啊，一来二去的，到底让人给抓住了。费了挺大的劲儿逃出来后，稀里糊涂地跑到这块儿来了。可生活还是不行，有上顿没下顿的，想夜里偷匹马再跑，结果被王庄的人给扭住了，那是一顿暴打呀！好在他们看我穷，又是达斡尔人，还听说认识不少在里面圈着的人。为了利用我，就没杀，留下了，给了个打更的差事，并让我劝说圈着的那些每天哭喊着想家的男男女女安心来，在庄园老老实实做奴才，好好儿干活儿。爷爷，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说完，跪在地上咣咣地磕头。

萨布素一听说这小子是达斡尔人，便叫他站起来，用达斡尔语说了几句，对方也用达斡尔语回答他，这才断定确实没说谎。而且从他的话里听出，对北边的情况知道得不少，挺高兴，心想：“真是老天保佑，咱有帮手了。”接下来语气有所缓和，说道：“这么着，从岁数来看，你应该是大哥。达斡尔人中，我有些亲戚，叔叔、大爷的都有。他们被掠过来后，没有不惦念家的。你想，这些人背井离乡地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见不到亲人，那得多揪心呀？老人想儿子、孙子，媳妇想丈夫、孩子。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次来，就是专为帮助达斡尔人。”更奴惊讶地问：“啊？爷爷，你是达斡尔人吗？”萨布素说：“哪个族的先用问，将来会知道的，咱们肯定是亲戚。如果你有良心，是个达斡尔人，像个英雄好汉，应该跟着我干点儿正事儿，别干那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更奴一听，乐了，扑通又跪下了，说：“爷爷，请放心，真恨不得扒开胸膛给爷爷看看。我的心是红的，一定能帮你！”这小子嘴倒挺会说。萨布素激将道：“别讲那没用的，关键是得办实事儿，看是否能拿出真本事来。”“让我干啥？说吧！”更奴露出一脸的真诚。

萨布素一看，火候儿到了，该来真格的了，便直截了当地说：“实不相瞒，我们是救人来了，你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更奴侃快地答应道：“能，当然能！可是咱们人太少哇。你看人家那边，哎呀，那么一座大高墙，还有好多兵马。想往外救人，只你们俩，能行吗？”萨布素说：“不会动脑子吗？庄园的大墙里有没有看守，好不好进？”更奴回道：“前头平时没有看守，看守人在后大院儿。前头全是奴才营子，有壮小伙儿营子、姑娘营子、孩子营子、老太太营子、老头儿营子，都是一伙儿一伙儿的。姑娘营子最吃香了，那是庄头儿和一帮有钱的主人们

最喜欢去的地方。说实在的，别的地方挺静，数那块儿热闹，很多女的被糟蹋了。你是没看到哇，秋天的时候，从大墙往外扔出了不少死孩子呢！”萨布素说：“这些暂不用讲，以后再说。我问你，既然前院儿没人看着，你能不能把我领进院儿去？”“成！能领进去。这里的人穿的衣服没什么特殊，一色是猎装，你这身儿蛮行。再说，谁认识你这张脸哪，又没贴帖儿。我有腰牌儿，咱俩一块儿进去，别出声儿，没事儿。”萨布素紧盯不放，继续问道：“什么时候去合适？”这小子想了想，晃晃头说：“现在肯定不行，正是点卯的时候，得等一会儿。我的意思最好是下半夜，那时人都睡熟了。一般来说，打更的是在每个时辰的初更报时。等到丑时初刻，打更和敲金铎的人绕一圈儿报完时后，也回去睡觉了，就在这个时候动手。等到卯时初刻，他们再起来报时的时候，中间还有个寅时的空隙时间，那还办不完事儿吗？况且半夜看管得比较松，庄园又是郑亲王的，相当有名，谁敢来呀？从没听说有谁到这儿来带走奴才的，那不成笑话了？因此，他们不可能有啥准备，认为没人有这么大胆子，除非不要命了。你放手干吧，没事儿！只要办得干净利落，走了以后，他们照样查不出来，信我的准没错儿！”更奴说得十分肯定。

萨布素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更奴说的丑时动手是有道理的，也只有这个时间最合适。看样子他是真想帮忙，不像是耍花招儿或蒙事儿。于是，果断地说：“好，按你的意思办，等到下半夜动手。”之后突然又想到，更奴刚才还讲认识不少男女奴才，正好可通过他多带走一些人。于是接着便道：“我再问你，动手时，能不能多联络些人一起走？”“能！你咋说咱咋做。”“今天半夜时谁打更，你知道吗？”“知道，这些人我都熟，是酒肉哥儿们。那个敲金铎的叫巴不里，敲梆子的叫蒲林，比我早两年到的，是从诺雷那边掠过来的。虽然跟我们不是一块儿的，但处得挺近，全是好人哪。”萨布素点点头道：“好，咱们在屋里歇一会儿，得先喂饱肚子。”然后把瓦礼祜叫了进来，让他给了更奴一捧狗肉干儿，又给两个苏叶饽饽，还把白酒拿了出来，即宁古塔当地有名的“醉八方”，每人吃点儿喝点儿。更奴一边吃一边喝，嘴里不停地说：“这酒喝着是真香啊，肉干儿也好吃。”萨布素问道：“哥哥叫什么名字？”更奴说“唉，哪有啥名儿啊。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的名字是吃的这个肉，叫古兰，就是野孢子，以后喊我古兰吧。”萨布素猛一听，不由心里一震：“啊？此名儿听起来咋这么熟呢？好像阿玛说过要找一个人，似乎叫古兰。难道天下有如此巧的事儿，真的是他？”又一想，现在不

是想这个的时候，便说，“那好，我们称你古兰哥哥。”古兰说：“咳，那是我的外号儿。外号儿也行啊，这么叫吧。”

萨布素、瓦礼枯、古兰三人吃饱了、喝得了，便由古兰领着，顺着一条羊肠小道儿，穿过密密的松林，向郑亲王庄园走去。路上，萨布素问道：“古兰哥哥，我想起一个事儿来，他们那院儿里肯定有狗哇，要是听到动静一叫，不糟了吗？”古兰笑了，说：“好兄弟……”马上又一捂嘴，不好意思地问：“哎呀，我现在叫你兄弟行不？”萨布素回道：“行啊，叫兄弟没错儿！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嘛，还客气啥？”“好兄弟，我告诉你，你们是不知道哇，郑亲王这个庄园有个特点，前院儿不养狗，都是奴才营子。奴才们老实巴交的，每天从早到晚只知道干活儿。大人有大人的活儿，小孩儿有小孩儿的活儿，女人有女人的活儿，老头儿有老头儿的活儿，闲不住哇！干完了，个个累得像死猪似的，一头栽那儿便睡了。早晨到该干活儿的时候，那得连踢带打才能叫起来，扒开眼睛就得拼命干。饿死、累死活该，立马拽到院外往柳条沟里一扔，那里的死尸可多了。这样，前院儿根本用不着养狗。你知道的，咱们达斡尔人家养狗，也都会侍候狗，比那些兵侍候得好哇。听说前几年，前院儿曾经养过狗，后来，有的狗让饿急了的奴才给勒死吃肉了。还有的狗被奴才们侍候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跟这些人特别好。看守要是把哪个奴才惹了，他只要发个暗号儿，这狗会像疯了似的去咬那些巡逻兵。他们哪能不害怕？真对付不了哇！后来有了教训，再不让前院儿养狗了，都养在后院儿，和巡逻的官兵在一起，巡逻时总是带着狗。不过你不用怕，只要咱们小声点儿，前院儿和后院儿有大高墙隔着，狗听不见，没事儿。”萨布素一听，暗暗高兴，心想：“还有这样的好事儿，前院儿竟然没有狗，省去了不少麻烦呀！”他们边走边唠，很快到了庄园的高墙下。

萨布素、瓦礼枯、古兰在大墙下抬头看看天，没到丑时初刻，便躲到密林里等着。尽管外头很冷，林子里倒是暖和点儿，时间长了也不行，还是个冷啊！不过由于心里都惦着救人的大事儿，恨不得马上能够办妥，自然顾不得寒冷了。等了不大一会儿，听到梆——梆——梆，敲梆子的过来了；咣——咣——咣，敲金铙的也过来了，丑时初刻到了。古兰碰了萨布素一下，悄声儿道：“别出声儿！这两个人绕一圈儿，走后面那个小门儿回去睡觉了，此后再没有巡逻的了。”萨布素听了点点头。等那两个人绕过去了，梆子声、金铙声随之越来越小，渐渐就听

不见了。古兰说：“现在行了，不用怕，不会有打更的了。”这时，萨布素两眼盯着古兰，表情极其严肃地说：“古兰，关键时刻到了。我再說一遍，今天只看你怎么做了，不许耍我们。说狠，咱比谁都狠。要是耍心眼儿、出损招儿，决饶不了你！能够利利索索地把事儿办成，救出咱们的兄弟姐妹，一同回北边的故乡去，让父子、母女、亲人团聚，你古兰便是大功一件。到那时，朝廷会论功行赏的。”古兰听萨布素这么一说，有点儿着急了，忙说：“好兄弟，你们咋还信不着呢？我在北边也有家有业呀！咳，在早不着调儿，跑出家门，无颜见江东父老。这回是你们瞧得起我野袍子，给了这么个露脸儿的机会，能不尽心地去做吗？怎么也得对得起达斡尔人呀！要做到这一点，那可真是连狗都不如了。好兄弟，你们把心放到肚子里吧，看着我，看古兰是怎么帮你们的！”说得挺是那么回事儿，听起来很是实在。

萨布素对周围及大院儿的前门处仔细观察了一下，没发现有什么异常，这才最后发话了：“古兰哥哥，看在咱都是男人的份儿上，老弟索性信你一把，全看哥哥的表现了。”古兰说：“谢谢老弟！咱这么着，你俩在大门口儿等着，我熟悉院子里的情况，先进去。听到了我的咳嗽声，你们再行动。”萨布素答应道：“好，我们等你的信号儿。你进去后，悄悄儿到哈哈营子、赫赫营子、孩子营子那几个屋。看哪个人熟悉就叫醒他，讲清救他们出去的事儿，然后一个传一个。我想，既然奴才们想离开这儿，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肯定能听你的指挥，对吧？”古兰说：“那是呀，他们当然愿意返家，恨不得插翅飞回去，可哪能走得出去呀！你别说，也常有偷跑的，要跑不出去抓回来，肯定没好了。好不容易有个脱身的机会，他们天天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当然能听我的了。”萨布素说：“那就好。你去向他们先传报，愿意走的，穿好衣服悄声溜出来。这边有我弟弟瓦礼枯，由他领着到树林那块儿集合。”萨布素看一切交代好了，这才把要找的那个孩子的特点说了一遍，让古兰务必带出来。古兰说：“达斡尔的小男孩儿留歪头的不少，有小肉桩儿的倒不多。这样吧，我多放出一些孩子，你们千万在门口儿仔细看。噢，对了，还有个事儿。等人跑出来以后，最好把他们领到松树通子西边，那是个牧场，里头有不少马。打更的老头儿爱喝酒，给我带上点儿酒，送给那老头儿。只要给他酒就好办，一喝准醉，啥都忘了，那时咱们可不用愁没马骑了。”萨布素一听，这太好了！马上派瓦礼枯去找哇嘎，让哇嘎送一坛子酒来。

话要简说。万事讲妥，古兰一溜风地进了大院儿。不大一会儿，只见用木障子架的前门开了。阿哥们要问，这门咋这么快就开了呢？因为古兰本身是更奴，他同掌管大门钥匙的人特别熟，常在一起喝酒哇、胡侃呀什么的，从来没出过啥事儿。他来偷钥匙，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又是任谁都想不到的事儿。古兰进来时，已经后半夜了，是打更人睡得正香的时候。个别有被古兰来回走动发出的声音惊醒的，还挺不高兴地问：“谁呀？”古兰答道：“我”。“这么晚了咋还不睡？”“肚子不好”。那被惊醒的人也没在乎，翻个身又睡了。这样，古兰顺利地拿到了钥匙，很快将大门打开了。所谓的门，其实做得很简单。就是将碗口粗的木头并起来绑到一起，然后把梆起来如同木排一样的板子一端用粗绳子漂到同墙相连的粗木桩子上，这便成了门。一边一扇，两边向中间一关，再用锁头锁上。

古兰用钥匙把大门打开之后，返身先进了赫赫营子，摸黑儿找到了同乡的胖奶奶，推醒了她。古兰同胖奶奶挺好，要说起来，那是半个情人关系，土话叫占半拉儿屁股。古兰三言五语地告知了救大家出去的事儿，让她赶紧到各屋去传信儿。胖奶奶动作挺麻利，马上把救人的信儿在哈哈营子、赫赫营子、姑娘营子、孩子营子里传开了。你想啊，谁不思念亲人呀，哪个不希望立马逃出虎口、脱离苦海呀？真是天天盼、夜夜盼哪！现在听说有人前来施救，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得到信儿的这些人，急忙穿好衣服，一个跟着一个、缕缕行行、悄无声息地往外走。胖奶奶小声儿说：“阿玛拉^①，安吉^②！”大家也知道，只要不出声儿，后院儿就发现不了，他们顺顺当当地走出了大门。

萨布素在门外早已听到了里面的动静，又见大门开了，还有几声咳嗽传来，知道是古兰发出的信号儿，接着看见一些男男女女从大门里出来了。他注意着每一个人，边指引他们到树通子西边的牧场去，边盯着小男孩儿中，有没有留歪头、八岁半、有小耳桩儿的。你还别说，出来的孩子真不少，有七八岁的、八九岁的、十一二岁的。萨布素小声儿问道：“谁叫小拜儿，谁叫小拜儿？”连问了好几声后，有个小孩儿接碴儿了：“我，我叫小拜儿。”萨布素一听，高兴得忙过去把孩子抱了起来。大门口儿不是挂着灯笼嘛，萨布素借着灯笼的光亮仔细一看这孩

① 达斡尔语：安静。

② 达斡尔语：小声点儿。

子，左耳上方果真有个小肉桩儿，便问道：“孩子，几岁了？”“八岁半。”“家里有啥人呀？”“有姥姥、娘，还有小姨。”“她们在哪儿呢？”“听说在赫赫营子里，我都好些日子没见到她们了，可想了。”孩子哪里知道，他的亲人已经跑了，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呀！萨布素心想：“肯定没错儿，这个孩子就是小拜儿。”遂悄声儿对他说：“小拜儿，跟我走，领你去找家。”他背着孩子，带领其他人穿过一条两边长满杂草的小道儿，钻进了前面的一片松树林子里。

在萨布素往外接人的时候，瓦礼拈手握腰刀，站在高处瞭望着。他的差事很清楚，监视庄园后院儿的动静，巡逻兵一旦发现，必要时以武力抵挡。说实在的，逃出来的人真不少，谁得到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往外跑呀？有的人还懵懵懂懂的，根本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反正听说能逃出去，便跟着跑了出来。古兰看人出来得差不多了，这才从后面追了上来，和萨布素一起带着大伙儿往松树通子西边的马场跑。这个马场里养着不少马，白天有专人放牧，夜里由一个老头儿看着。萨布素带着一群人到马场时，打更的老头儿正睡着香觉呢。古兰进屋推推老头儿道：“老哥，还睡呀？醒醒！哎呀，快起来吧，瞧，我给你送酒来了！这酒可好哇，是有名的‘醉八方’，放量喝吧，今天让你喝个够！”老头儿和古兰一样，也是被抓来的，俩人平日里相处得挺好，常在一块儿闲聊，特别爱喝酒。他睁眼一看，果真送酒来了，立刻来了精神，扑棱一声坐起来，倒了一碗就喝上了。由于喝得急，古兰又紧着让他喝，只一会儿工夫，就觉得有些晕晕乎乎的要醉了，但心里还明白。这时，他忽然听到外头有嗒嗒嗒马跑的声音，急忙晃晃悠悠地出来一看，咦，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好多人把马牵出来了，有的俩人骑一匹，有的姑娘和孩子骑一匹？激灵一下明白了，酒也醒了，捶胸顿足地喊道：“古兰哪，古兰，你小子可把我坑苦了！我的天哪，明天可怎么交代呀？”古兰说：“我说老头儿，等什么呀？是罪没遭够还是愿意继续住下去，糊涂啦？还不快跑！”经这么一提醒，老头儿彻底清醒了，心想：“古兰说得对呀，我干吗还在这儿活遭罪呢，得到啥时候是个头儿哇？跟着跑吧！”就这样，打更老头儿赶紧牵来一匹马，一骗腿儿骑了上去，跟着人群呼呼啦啦地跑了。

回头再说郑亲王王庄的兵丁们，一个个睡得像死猪似的，开始时，并不知道有人救走了圈在各营的奴才。可时间长了，大人、小孩儿、男的、女的那么多人往外跑，还互相小声儿招呼着，怎么小心总得有点儿

动静吧？特别是牧场那边马的嘶叫声，跑起来嗒嗒的蹄声，还有大马唤小马、公马唤母马的声儿，能不传到后院儿吗？而且后院儿的狗也叫了起来。被惊醒的巡逻兵马上从屋里跑出来了，到前院儿一看，院子的木障子门开了，姑娘营子、孩子营子的门都敞开着。到门口儿再一看里边，已经没几个人了，凡是能干活儿的全没了，剩下的只是些有病或身残不能动的了。这才知道出了大事了，奴才炸营跑了，而且集体逃跑是多少年来没有的事儿呀！他们赶紧骑马追，然而实在是太晚了。要知道，庄外的旷野到处是密林，只要钻进去，很难找到。再说逃走的人又骑着马，跑的速度非常快，早没影儿了，连马蹄声都听不到了，只有呜呜的风声和哗啦啦的松涛声，往哪儿追呀？巡逻的兵马追了一溜十三遭，白费力气，逃人是踪影皆无，只好鸣锣收兵。至于究竟怎么炸的营，根本无从知道，以为是奴才们事先联络好的，合伙儿逃跑了。何况奴才今天跑俩、明天跑仨的事儿，以前曾发生过，只能不了了之。就这样，萨布素和瓦礼祐、哇嘎在打更奴古兰的帮助下，救出了小拜儿等十几个孩子、十多个女奴和一些老少男奴，算起来总共四十多号人。他们跑了一阵子，看后面没什么动静了，便停了下来。让老人和孩子下马，坐到哇嘎赶的雪橇上。一些衣服穿得比较厚的男人和女人，仍然骑马，由萨布素在前面带领，瓦礼祐、古兰于后面保护，大队人马继续往东直奔宁古塔而去。

咱们暂且不说萨布素他们一行回来后，宁古塔的人是何等高兴，逃出来的人是何等兴奋，先说喀尔喀穆带着老太太去接郎中给虽哈纳治冻伤的事儿。喀尔喀穆、老太太和他娘家哥哥从黑龙江回来两天了，萨布素到家时，那个老郎中正住在他家给虽哈纳疗伤呢。舒穆禄夫人看见儿子回来了，乐得嘴都闭不上了，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萨布素，关心地问：“儿子，怎么样？没出啥事儿吧，小拜儿找到了吗？”萨布素笑着说：“额莫，我们此去非常顺利，已经把小拜儿接回来了，放心吧！”舒穆禄夫人说：“噢，那好哇！儿子，额莫告诉你呀，你是不知道啊，全仗郎中爷爷给你阿玛看腿了。治得可认真了，天天给疗伤、换药的，真是尽心尽力呀！不仅治得拿手，药也有奇效，伤势控制住了，眼下大有好转，这回腿是能保住了。不过听老人家说，以后骑马远行不太可能了。我看已经不错了，还是万幸啊！”萨布素听后，高兴得拍着手围着额莫转了好几圈儿！

说书人在这交代，喀尔喀穆北上，不仅接来了给虽哈纳治伤的郎中，还通过老太太的家族和亲属关系，了解到了北边索伦部的一些重要情况，有些竟是出乎意料的。一个是弄清了老太太的家事和背景。老太太和她那两个姑娘，的确是从郑亲王庄园逃出来的。到宁古塔以后，虽然老太太嫁给了门突呼老人，二姑娘嫁给了哇嘎，但是心里有很多话不愿意说，一些事儿也不想多讲，更是从来不谈自己的身世。为什么呢？因为老太太的儿子参加了博穆博果尔率领的那场反清大战，至今是死是活，情况不明。在人生地不熟的宁古塔，怕言多语失惹麻烦。这次喀尔喀穆同老太太去黑龙江接她娘家哥哥的一路上，对老人家照顾得无微不至，表现得很有礼貌，完全是以诚相待。人与人之间在一起相处一般来讲是这样：你尊敬我，我就尊敬你；你信任我，我就信任你；你对我掏心掏肺，我对你就无所不谈。老太太亦如此，整整一道儿，见喀尔喀穆对自己像儿子对待亲娘一样，你说她能不感动吗？差点儿没掉眼泪呀！什么话也都愿意说了，十分信任地向喀尔喀穆讲了自己的身世和家里的情况。原来，老太太叫乌力，娘家是何斯尔部落的人。大女儿彩彩已经出嫁，丈夫叫多凌阿，有个儿子便是小拜儿。多凌阿原来是名勇敢的猎手，庚辰年参加了博穆博果尔反清，并在阿沙津受了重伤。后来被过路的兄弟救了，目前与岗查儿在一起。他不知道媳妇还活着，更不清楚儿子的去向，因此怨恨大清。二女儿叫秀秀，现在是哇嘎的媳妇。老太太的娘家哥哥叫芒古勒吉尔，会治冻伤。

乌力老太太和喀尔喀穆连说带唠地很快到了黑龙江老太太的家乡，乌力的家已没什么人了，只能投奔娘家哥哥芒古勒吉尔。兄妹相见，喜极而泣，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老太太讲了自己是怎样从郑亲王庄园逃出来的，又是怎样到的宁古塔以及安家后的生活状况。并告诉哥哥，这次同喀尔喀穆大人一起来，是想请他到宁古塔去，给恩人虽哈纳治疗冻伤。当芒古勒吉尔知道妹妹在宁古塔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怀和照顾后，非常感激，眼含热泪对喀尔喀穆说：“大人哪，感谢你们救了我妹妹，朝廷的大恩大德举家难报哇！既然有事儿找我，当然在所不辞，我一定去。”芒古勒吉尔也是真重感情啊，为了报答宁古塔人的恩情，宁肯把家事放下，不顾天寒，决心随妹妹前往宁古塔，给虽哈纳治伤。而且同喀尔喀穆越唠感情越深，俩人推心置腹地聊了好长时间，很是投机。

喀尔喀穆从芒古勒吉尔那儿了解到，目前索伦部由三个头人率领众人反清，一个是岗查儿，一个是吉古林，再一个是多凌阿。这多凌阿不

是别人，正是乌力老太太的姑爷、大姑娘彩彩的丈夫。开始说到此人时，芒古勒吉尔挺害怕。担心喀尔喀穆大人毕竟是朝廷的命官，要是让他知道了外甥姑爷是反清的头儿，那还了得！不得加罪于自己？可喀尔喀穆听了反倒挺高兴，向他解释道：“你们不用害怕，既然是亲属，一切会好办多了。通过这层关系，尽快地前去说和，讲明如今朝廷对达斡兄弟是怎么个态度，又是怎样做的。乌力大娘，你不是都知道吗？完全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去规劝嘛。”乌力老太太听罢，心想：“对呀，可不就是这么个理儿嘛。”于是，老兄妹俩经过一番仔细地商量，决定由芒古勒吉尔进城去找多凌阿。

芒古勒吉尔简单收拾了一下，备好车，悄悄儿上路了。到了地方以后，求人将部落头人多凌阿叫了出来。多凌阿一看舅舅大老远来了，很是惊讶，忙问为啥事儿找他。芒古勒吉尔没多说什么，只告诉他：“今天晚上到我家来一趟，让你看一个很想见的人。”多凌阿再细问，芒古勒吉尔啥也不说，转身走了。多凌阿着急呀，当天办完事儿以后，还没到晚上呢，赶紧骑马上路了。过了一个十八里的小屯，便到了芒古勒吉尔的家。拴好马，进了屋，一看，哎呀！这不是岳母回来了吗？马上叩头下拜道：“额莫，你怎么回来的，从哪儿来？我一直到处打听找你们，可一点儿音信都没有，死活不知。怎么样啊？彩彩、秀秀、小拜儿在哪儿？”一连串的问候，使乌力老太太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是好，回头将喀尔喀穆介绍给了他。多凌阿一惊，心想：“好大的胆子，竟敢把朝廷的人领来！”伸手刚要拔刀，芒古勒吉尔眼疾手快，一把将他的手摁住了，劝道：“不要急，先听听你岳母怎么讲。”多凌阿抽回了手，眼睛紧盯着喀尔喀穆。于是，乌力老太太把怎么领着两个女儿半夜里顶着严寒、冒着烟炮大雪从郑亲王庄园逃出来的，跑到宁古塔后，喀尔喀穆又是怎么收留她们、尽心尽力地安排吃住以及如何帮助安家的，一口气儿讲给了多凌阿。还告诉他，彩彩生活得挺好，天天想家，正等着你呢！又特别说了虽哈纳大人虽然受了冻伤，但仍惦记着他的儿子小拜儿，并让自己的儿子萨布素领着人，冒着危险去郑亲王庄园救小拜儿，现在可能回来了。乌力老太太把自家这段时间以来所发生事情的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地向多凌阿叨咕了一遍，末了没忘了将吴巴海巴图鲁怎么样关心逃难的索伦部人，给他们预备了绸缎、布帛、银两、粮食的事儿也讲了。

一开始，多凌阿对岳母所说的话半信半疑，后来越听越觉得讲得挺实在，知道自己的妻子平安无事，便有些相信了。喀尔喀穆抓住时机，

又向他介绍了朝廷对兄弟民族，尤其是索伦部达斡尔人宽大为怀的政策。说明了朝廷是关心索伦兄弟的，希望不要轻信谣言或受别人的蛊惑，不能胡来。对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多凌阿渐渐听进去了。之后，喀尔喀穆诚恳相约，与多凌阿心对心地谈了一宿。从他的口中，知道了目前索伦部内部的所有情况，证明以前掌握的信息是准确的。索伦部的人，已完全被明朝的那个将领秦楷所控制，此人的外号儿确实叫敏罕。就是他在那里到处煽惑，兴风作浪，领着人干了许多坏事儿。这样一来，要想平息索伦部的怒气，关键得捉拿秦楷。

还有一件事，是宁古塔人最牵挂的，就是萨布素的恩师、周子正的下落。前书说过，根据朝廷的需要，周老先生已经北上了。那么，这么长时间了，他的安危如何，需办的要务进展得怎么样，身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也很关心。不但宁古塔的人关心，吴巴海巴图鲁关心，萨布素全家更关心，日夜放不下这个事儿。这次喀尔喀穆去北边，专门了解了周子正的情况。当宁古塔的人们从喀尔喀穆的口中得知了老先生目前的处境后，越发焦急、惦念了。

怎么的呢？原来，周子正被三个拨什库接到了北大营，又由沙尔虎达的副将海色护送到黑龙江索伦部。到那儿以后，周老先生几次要见的老友、一个晚辈，也可以说是他的学生，那便是秦楷。过去一直以为秦楷还不错，能听他的。令周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楷却几次拒绝，根本不念旧情，就是个不见。为什么呢？秦楷当然知道周子正在明朝很出名，能讲，有擅辩之才，文学、算学等各方面的功底十分扎实。过去很尊敬这位长者，毕恭毕敬，像对自己的师傅一样。可现在不同了，他变了，每天过的是锦衣玉食、美女如云、作威作福的生活。怕周子正来了，会对他不利，影响其奢侈享受，动摇高高在上的地位。担心索伦部的人倘若听周子正讲得句句在理，人心被笼络过去，对自己的处境将直接构成威胁，一切都不那么好办了，以后再没法儿呆了。因此，不仅不见，还一腔怨恨。寻思你来当说客，上下嘴皮儿一碰，说让投降我就投降啊，干吗非得听你的？并打算早点儿将周子正轰走。然而不管秦楷用什么办法轰，周子正是咋的都不走，非要见他不可。秦楷琢磨着：“我要硬不见，他肯定不会走，长此下去也不好，还是得见。”想来想去，想出个损招儿来。他让下头的一个卫士传话儿给周子正，说秦楷可以见你，因为你们过去是故交，他一直尊敬老先生。但必须是一个

前往，不能带朝廷的任何人。惟如此，他才能见，绝不食言。此话传过去以后，周子正同意按秦楷说的办。

周子正诚恳、忠厚，一向以君子之心度人，从不把谁想得那么坏，何况与秦楷是故交。当时，海色觉得不对劲儿，阻止说：“周老先生，我看去不得，太危险了，等于是羊入虎口。要去，我陪你去，否则，我们不放心。况且现在你并不了解秦楷呀，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而是一只六亲不认的狼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行，老先生，绝对不能去。”可周子正不这样想，说道：“将军过虑了，不至如此吧？不管怎样，我们有师生之情。秦楷即使千不看万不看，总得看在我是他老师的份儿上吧，怎能做出那等不仁不义之举呢？不会的。你放心，我想秦楷不论怎么坏，也没必要害他的老师呀！再说了，加害于我，又有何用呢？任吗得不到。既然让一个人去，那好，我自己去。胸怀坦荡，无有私心，有什么可怕的？朝廷信着我了，让为安抚北方办这件事，哪能只顾个人的安危呢？将军，老朽自从归顺大清以后，一点儿作为没有。为感谢对我的宽大为怀和重用，理应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献出绵薄之力，就算将功赎罪吧！因此，我应该去。你不用惦着、不用挡，挡也挡不住。”周子正这么说了，便这么做了。为平息北乱，他大义凛然，将生死置之度外，个人的事儿不恋于心，决定只身前往。海色见劝不住，没办法，只好将他送出门外，挥手告别。周子正长袖一甩，背着手，大步流星地直奔秦楷府门而去。

周老先生来到秦楷府门的门口儿，让门军通报，说周子正前来拜见秦大人，门军马上向里边传报。秦楷装模作样地出来迎接了，先抱拳道：“学生拜见老师！哎呀，我最近事情太多，还劳驾您来了，失敬，失敬！本来想哪天前去看望，只因军务在身，一直没抽出时间来，要不然，早请老人家过来了。”周子正听此这番言不由衷的话，没出声儿，跟着往里走。进屋以后，秦楷让仆人献上了茶，然后说：“周老先生，您先请坐。我有个急事儿，必须得立即办，一会儿就过来，请稍等片刻。”说完，转身出去了。周子正坐在那儿边喝茶边等，喝了一杯又一杯，眼看两个时辰过去了，仍不见秦楷转来。老头儿着急了，对侍卫说：“赶紧找找秦大人，咋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可说了几遍，根本没人答碴儿。又呆了一会儿，老头儿更急了，将桌子一拍，吼道：“你们怎么回事儿？快去给我找秦楷！”话音刚落，哪知呼啦进来好几个门军，啥话没说，过来便将周子正的双手强行往上一背拽走了，推到一个屋子